

# 毛共對教師的迫害(下)

汪學文

(58) 四四四

## 三 毛共對中小學教師的迫害

毛共對於中小學教師，目前亦正在用更毒辣的手段，作進一步的迫害。毛共認為：多數教師來自「舊學校」，受的是「舊教育」，「按照世界觀來說，大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」；許多教師的立場、思想、感情，不如中學生、小學生。因而最近在「建立新型的師生關係」的藉口下，對教師的「師道尊嚴」展開激烈的批判，並策動學生對教師進行許多侮辱，迫令教師向學生學習，改變所謂「舊思想」。(註一二)

在此以前，毛共對於中小學教師的迫害，綜合起來約有下列諸典型：

①整肅改造——偽北京石景山中學對於原有教師的整肅改造，計有六大原則(註一三)：

①揪出混進教師隊伍的「階級敵人」，把他們清除出去。——這是整肅。  
②對坦白較好、有悔改表現的「反革命份子」，給以「從寬處理」。——這是誘降。

③對一些犯過「嚴重錯誤」但還是「敵人」的教師，進行「耐心的思想教育」。——這是說服。

④對於那些出身于「剝削階級家庭」和有一般歷史問題或犯有「錯誤」的教師，幫助他們把問題交代清楚後，「輕裝前進」。——這也是說服。

⑤對少數目前不適合擔任教師工作的，則讓他們比較長期地在工廠勞動，接受再教育，澈底改造「舊思想」。——這是下放勞改。

⑥對教員中一些「積極份子」，則把他們結合到「各級領導班子」裏來。——這是招降。

⑦特別編組——偽河南省濮陽縣新習大隊對教師實施特別編組，建立了「教師責任隊」。所謂「教師責任隊」就是把一個教師固定在一個生產隊，在課餘、假日、假期時間，把該生產隊的學生(不分年級)和校外兒童組織起來，參加社會活動。在生產隊中，教師要與貧下中農作到「四同」和「五員」：

「四同」是：同勞動、同學習、同批判、同編寫教材；

「五員」是：教員、學員、毛酋思想宣傳員、學習毛著輔導員、鬥私批修戰鬥員。

要之，「在責任隊中，教師要以一個普通社員的身份，和廣大貧下中農同呼吸、共戰鬥。」毛共並強調，這種新迫害，「能把教師放在風口浪尖」、「能加強貧下中農對教師的身教」。(註一四)

⑧雙重迫害——毛共「人民日報」于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發表了偽吉林省梨樹縣革委會草擬的「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」。這個大綱規定對於中小學教師進行兩大迫害，一個是物質迫害，另一個是精神迫害：

在物質迫害方面，主要的就是要把「工資制」(即薪津制)改為「分工制」。教師因為要教書，「工分」必然比農民低，因而生活亦較農民更為清苦。雖然教師在「工分」之外可以得到「補貼」，但是其條件是「高舉紅旗」、「突出政治」，即使僥倖獲得「補貼」，亦僅及一般「社員」的平均收入(每日約僞幣一元)而已。

在精神迫害方面，該大綱規定：「新型的師生關係」要在「政治上互相促進、思想上互相幫助、教學上互相學習、生活上互相照顧」。在這「四個互相」之下，不僅將使我國傳統的「尊師重道」之風一掃而空，而且教師必然要經常受到「紅衛兵」式的學生的控制、凌辱、和迫害；其精神上的痛苦，實不堪想像。

## 四 大陸教師對毛共迫害的反應

大陸教師在毛共的「下放」、「再教育」等政策下，既要接受「思想改造」，又要接受「勞動改造」，精神肉體，同受迫害，誰願忍受？誰堪忍受？因此，大陸教師對於毛共早已紛紛起來作消極的抵制或積極的抗拒：

(一)抗拒——據毛共廣播及報紙透露，當毛酋「工農永遠佔領學校」的「指示」發佈後，大陸各地反毛的師生，立即以「百倍的瘋狂」，阻礙「毛宣傳隊」佔領文化教育陣地。(註一五)甚至「三進三出」、「四進四出」。例如，在山東、浙江、廣州、廈門等省市均曾因此而發生武鬥。至於大陸教師

對於毛共的「再教育」，亦有拒不認錯、倔強到底者，例如，僑武漢大學化學系有一教師，平時埋頭業務，不願過問政治，以致「與一個劃為右派的反動學術權威劃不清界限」，在「文化大革命」初期又犯了「嚴重的錯誤」，在「再教育」中，「毛宣隊」曾找他進行了四十多次個別談話，由於「他對自己的錯誤缺乏深刻認識」，拒不認錯，因而一直沒有得到「羣衆的諒解」，被毛共稱作「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教師」。(註一六)

(二)周旋——大陸教師對於毛共的各種迫害，大都採取消極抵抗態度，與毛共周旋到底。雖然有的教師被迫作了「檢討」，承認了「錯誤」，但是大都言不由衷，而且時有反覆，「往往是今天想通了的問題，明天又變了。」(註一七)例如名數學家華羅庚的思想就有反覆，他曾兩度檢討，承認「思想落後」，但他却曾坦白地指出：「共產黨」可以把我當作工具加以利用，也可以把我一脚踢開」，甚至「將我拋出，欲置之死地」。(註一八)他顯然仍對毛共不滿，不甘臣服。又如偽北京大學一教師，「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的錯誤，他對自己的錯誤的認識有幾次反覆，怕定了性一輩子抬不起頭來，羣衆對他失去了信心，說他是頑固不化的硬鐵板。」(註一九)

(三)自殺——大陸教師由於無法忍受毛共的迫害而自殺的頗多。例如五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，張匪春橋在偽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」召開座談會時，曾透露：在上海各高等學校中，自殺風氣很盛。在這次座談會中，「開始由各高校介紹了學校裏的情況，華東師範大學劉浩德談到他們學校清理階級隊伍以來(半年多)，已經先後有九人自殺，而且常溪萍(匪幹)亦跳樓自殺」，認為「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」；而張匪春橋却說：「清理教工隊伍，如果弄錯了幾個羣衆，問題還不怎麼大，問題大的是放走了真正的敵人。」(註二〇)

在中學裏，教師自殺的亦大有人在。據一個投奔自由的「紅衛兵」透露：他們的物理老師以「大地主」和「老反動派」罪名被抓進「黑窩」，並被判日夜勞役。他有點重聽。當他的助聽器被毀後，他就聽不清楚。迫害他的同學指他「狡猾」和「裝聾」，對他最爲殘忍。他受不了這種酷刑，因此當他被罰打掃三樓時，從窗口跳下。死後兩天，他的家被抄了。在他的日記中，「紅衛兵」發現他對學生極爲關注，他寫道：「這個孩子是值得教育的。教這樣的學生是一種快樂。十二年來，教育園地愈來愈黑暗。很多次，我想

不教了。只是因爲有像這樣的好學生，我不能放棄這份神聖的職責」。(註二一)但是，如此愛護學生的好教師，因爲受不了毛共的酷刑，終於跳樓自殺，放棄了自己所不願放棄的職責。

(四)改行——大陸教師們在毛共「再教育」的迫害下，大都悲觀消極，感慨萬千，紛紛提出「教師倒霉論」，「悔恨自己千不該萬不該，當初不該當教師」。他們想：「當教師，『沒有功勞還有苦勞，沒有苦勞還有疲勞』(三勞論)，辛辛苦苦却犯了錯誤。」因此，「他們怕學生難處，課堂難上，教師難當(三難論)；怕再犯錯誤，怕受批判。他們想離開教育戰線，跳出教師隊伍。」(註二二)一心想「改行」了事。

所謂「教師倒霉論」、「教書倒霉論」，如今已泛濫整個大陸。這種論調乃是今日大陸教師的血淚的哀嘆和悲鳴！因爲在毛共迫害下，他們既難以「教學」，又不易「改行」；從早到晚，不眠不休，身心交疲，而前途却茫然一片，永無希望！

註一 引自毛曾五十三年二月十三日「關於教育工作的春節指示」，見毛共「紅衛兵」五十六年四月出版「毛澤東思想萬歲」小冊第二七至二八頁。註二 見五十八年二月七日「香港時報」專訊。註三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四 見五十八年十月六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五 見五十八年五月七日毛共「光明日報」。註六 見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毛共「光明日報」。註七 見五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八 見五十八年二月十日「香港時報」報導。註九 同註五。註一〇 見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一一 參見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香港「星島日報」。註一二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一三 見五十八年二月十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一四 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共「光明日報」。註一五 五十七年九月一日毛共新聞廣播。註一六 見五十八年八月八日毛共「光明日報」。註一七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。註一八 見五十八年六月八日毛共「人民日報」，以及同年十二月十日毛共香港「大公報」。註一九 見五十八年三月九日毛共「光明日報」。註二〇 見五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偽廣州紅司通訊社出版的「紅司通訊」第四、五期合刊。註二一 引自「一個紅衛兵的自述」，見五十九年一月十七日台北「中央日報」。註二二 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毛共「光明日報」。